

范築先

MG
1230
201
2

范 樂 先

姚 亞 影

三 幕 劇

振 文 戲 劇 叢 書



3 2173 1362 0

第一幕

二十六年十月間。

人：一

范榮先	范樹理	老產婦
范樹良	張郁光	錢子
趙惠員	何芳	婦女甲
汪縣長	金谷蘭	婦女乙
鄭縣長	王班長	日兵甲
蘇營長	老農	日兵乙

聊城縣內六區專員公署的一間辦公室。佈置簡單而整潔。日晷後台的中壁的石邊有一門，門的兩旁掛着「馬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襟」的對聯；門上還有一幅岳飛題「還我河山」的橫聯。左角有一張辦公桌，桌上有文具和電話。桌後壁上掛一張大中華全圖和「滿江紅」長屏。

台的左邊有一門，（掛着門簾。）這是范專員書房的。左右兩邊都擺有茶几和椅子。

幕：（范專員伏辦公桌上寫壁報，拿起來唸，走向右方，又坐茶几旁椅上加添文字。電話鈴響，范專員得神往未聽見，仍在寫，猛然一怔，把壁報放棄抽中，走去接電話。）

幕：（拿起聽筒。）喂，你誰兒？噢，你是韓主席，呵，在，在這兒，（放下聽筒，向裏喊。）爸爸，

你的電話！

幕：（在內。）我正在有事，你替我接一接。

幕：爸爸。這韓主席打來的！

幕：（從裏面出來，手裏拿着公文，他着軍服上。）韓主席（走過去拿起聽筒。）喂，我是樂先。什

麼……？噢……；噢，唉（一面放下聽筒。一面搖頭。）好吧！（楊落眉，一蹙不響的坐桌旁。）

幕：（詫異地。）爸爸，有什麼事情嗎？

幕：（底沉地，半似自語的）他叫黃河北岸的縣長一律向南撤退。

幕：什麼，向南撤退？

幕：（默思無言。）

樹：敵人不過才到滄州，我們就逃跑了嗎？沿津浦線有許多險要可守，爲什麼一下子就退到黃河南岸去呢？這不丟盡了三路軍的臉！給敵人恥笑嗎？

築：他說，這是他的戰略。哼，在我看，完全是爲了保全他個人的實力。

樹：現在這保全個人的實力？難道說，留了將來對付自己人嗎？太沒有心肝了。

築：你不用管，這裏事情自有你爸爸處理。孩子，第一要緊的，你要好好地用功讀書。

樹：爸爸，這事我不管嗎？眼望着大好河山，被他們不戰放棄，難道還能叫我們一般青年人心安嗎？書嗎？如果這樣下去，我們不都要成了人家的奴隸了嗎？

築：你不要着急。因爲這事，我已經焦慮了好幾天了。你知道，今天我召集大家來的意思，就是要商量一個妥善的辦法。

樹：爸爸，如果韓主席逃跑，我們可不能跟着他逃跑！

築：當然。敵人還沒有來就逃，真可恥極了。

樹：爸爸，我，我求你一件事！

築：什麼事？

樹：我要你先允許我，我才說。

築：好，你說吧？我允許你。

樹：爸爸，我，我想不讀書了。

築：什麼？這不能允許你的。

樹：不是的。爸爸，我想幫你的忙！

樂：（仁慈地笑了。）哈哈，你年紀還年輕，能够幫我什麼忙。

樹：爸爸，你不要小看我了。平常我愛看戰略的書籍；尤其對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小說，我最喜歡讀。我不僅讀它，而且還想學那些書裏的英雄。爸爸，現在我們全中國都和敵人戰鬥起來了！我們要想戰勝武器優良的日寇，我們只有實施游擊戰術！所以我們應當趕快組織游擊隊！在敵人後方，在敵人側面，不斷的打擊敵人。——我願意在爸爸的部下當一名士兵！我希望爸爸做一個完成國民革命而戰鬥的游擊司令！

樂：你說的一篇大道理我都懂。可是孩子，你年紀輕，你的基礎還不够，你還得在學業上多磨鍊磨鍊！將來有機會我送你進中央軍校去。

樹：那我等不及了，我想的一點不錯，我要結合起一最有志的青年同學和朋友們，組織一個「抗日青年挺進大隊」，幫助爸爸消滅敵人，替你打前鋒，

樂：孩子，戰爭不是好玩的事情，這完全要憑經驗。一時的氣憤和熱情是無濟於事的，往往有許多青年，做一件事情，有始無終，我可不願意你做這樣的人！你的志向可嘉，但是你的能力不够；何況你大哥哥行軍在外，只有你一個人在我身邊。

樹：爸爸，正因為有大哥，你更可以放心給我從軍了。就是因為家犧牲了，爸爸還是有後代的。我若是到前方去了，爸爸，身邊還有姊姊照應你的。

樂：我不是說什麼留後代不留後代的問題，更不要你們照應我，不過使我放心的是你姊姊，他得需要你們

感激和安慰，因為我在外邊是不常回家的。

華：爸爸，這你放心，媽不但不能攔我，并且還贊成我的主張啦。她對我說：『孩子，你孝順我們是應該的，可是，現在國家更需要你，你應該去孝順去愛護你的民族國家，你的媽就更快活了。你的爸爸老了。你要做你爸爸的一隻手，幫助他打日本。』爸爸媽學識的訓導，使我難過極了，同時也快活極了。我慶幸有這樣一位明大義的好媽媽。最後媽還跟我說：『你去替國家出力，還可以做人民的榜樣；當壯丁去打仗的都是農民和老百姓的子弟，為什麼做官人家的子弟就不當壯丁上前線去殺敵呢？……』我當時感動極了，我跪在媽的面前，（聲音有點啞了，眼裏含着欲流出的淚珠），我哭了，我慚愧，我為什麼不能跟老百姓的子弟一樣當壯丁殺敵人呢？從此我立下志願，非去打日本強盜不可！爸爸，我不是幫助你，我是幫助我們的民族國家啊！爸爸，你答應我吧！

華：（感動他）做官人家的子弟！（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當壯丁去打仗，做人民的榜樣！（激昂悲壯地。）我早準備把我這幾根老骨頭獻身給國家，我還願意什麼骨肉私情呢！好！我答應你。我們應該做人民的榜樣，這話是對的。老百姓過的日子比我們苦十倍，打起國仗來，他們先去爲國犧牲。孩子，今後我不要再你孝順我的爸爸和媽媽，只要你對民族忠誠，對人民敬愛！過去我們做官的太對不起老百姓了。吃了他們的、用了他們的、不算；還要剝削他們，宰割他們，殺傷他們。軍閥怕死剝地皮，見了侵害我們國家的敵人，就先逃跑，這真是做官的奇恥大辱。現在我們『軍民要合作』了，老百姓沒有對不住我們的，只有我們對不住老百姓。所以我要『母親一般看待，你要能做到這一步，我就放心了。要跟老百姓同甘苦，要同』

『難，我不希』

望你做一個大權在握的軍閥官僚，你切記，若是不顧正義廉恥！你以後不能成聲。）

我。……噓不

樹：（熱血充滿了胸膛，興奮而沉痛地。）爸爸，我永遠把你的話銘刻在心：『對民衆，對人民敬愛。』

樂：（酸痛而快慰地。）好，這樣才稱得起是我范樂先的兒子。（揮手。）你去替范樂先去，順便到前頭去看看趙專員和鄭縣長他們來了沒有，來了，就請他們進來。

樹：（點頭。）是！（從中門下。）

樂：（用手帕抹去喜悅的老淚。）中國有這樣的青年，中國是不會亡的！（走過去看岳武穆統寫的「還我河山」無限感慨地。）甯願死而榮？不願生而辱。對，「還我河山」！（范樹民上。）

樹：爸爸，他們都到齊了。

樂：請他們進來吧。

樂：（把公事桌上的文具略爲整理一下。）

（一陣腳踏步聲，并且雜夾着互相推讓的聲音……）

汪：趙專員，您請先走。

趙：不，不用客氣。汪縣長，您先請。

汪：噢，暖您先請！您先請！

樂：（起身相迎。）

（衆人魚貫入，趙仁泉，汪縣長，握手拱揖。鄭縣長握手蘇營長行軍禮。）

衆：諸位請坐，這兒地方小，諸位隨便坐好了。

汪：（貪生怕死，一個貪污官吏的典型。嘴上長着幾根惹人討厭的老鼠鬚，對上司的那一套詔媚，就是他的特長。）范專員，不！范大人，您先請坐！您坐了，我們才敢坐。

（樹民用茶壺拿出五杯茶放各人面前即下）

衆：別客氣了。我們爲了寶貴時間起見，大家就隨便坐好了。趙專員請這兒坐吧。（把靠左邊的上座讓給他。）

汪：（忙過去挨着趙坐。）

（鄭縣長坐下。蘇營長站在他應坐的座位旁邊。）

衆：大家先喝一口熱茶，暖一暖身體。

汪：是，是。

衆：今天能到的，就是你們幾位。其他的專員，縣長，因路遠或軍務繁忙，不能出席。我們今天也不算什麼會議，祇不過是因爲時局太緊急了，臨時召一個座談會。希望各位對目前緊急局面貢獻寶貴意見。現在請趙專員爲臨時主席！

汪：（鼓掌。）贊成！贊成！

趙：（逃跑主義者的信徒，一位戴假面具的人物。）不，還是范翁吧！

鄭：（同時。）贊成。

汪：（免強）也贊成！也贊成！

衆：那麼我就不推辭了，（站起。）目前的戰況，諸位都是知道的，敵人沿津浦線，平漢線雙管齊下；在平漢線有中央大軍早準備妥當，給敵人迎頭痛擊。可是我們再看看津浦線呢？敵人對山東早就垂涎！所謂華北五省自治，山東是包抄在內的；而且我們還魯西北二十幾縣，位在黃河以北，敵人要取徐州，斷隨海配合它的上海部隊進攻首都，必定先來佔領我們的二十幾縣的。可是敵人現在才到滄洲，離我們還有幾百里地，所以我們要趁敵人未侵入腹地時，我們得早點準備！

趙：準備怎樣辦呢？敵人已到了滄洲……上面有飛機，地上有他們的機械化部隊——鐵甲車和坦克車，說來就來了！我們能够拿什麼準備呢？以我看，還是準備向南撤退爲妙。

汪：對呀！我也是這個意思。大軍已經撤退了，韓主席兵強馬壯還不敢和敵人一戰，我們更不用說了。

請問范太人，韓主席叫我們怎麼辦呢？

衆：（耐住氣。）韓主席剛才從濟南打來了電話，叫我們北岸的縣長一律向南撤退。

趙：對呀？這個辦法太好了。

衆：向南撤退是辦法嗎？這樣就保得住濟南，保得住整個的山果嗎？

衆：不單單是個山東的問題。我們一退。敵人可以攻江蘇，側擊河北，河南也會受到威脅。

衆：是啊！我們往南退，究竟退到什麼地方才不退了呢？

衆：我們沒有看見敵人一兵一卒，就退過黃河，難道過了黃河，敵人不能追過黃河嗎？

趙：老兄，我告訴你，黃河水大，敵人進攻就困難了。現在我們最要緊的是防守我們青天韓主席的省會

爲要。

汪：省會一失，我們就等於失去了頭，你們說是不是。

蘇：哼，敵人追到黃河邊上用炮轟濟南，一轟就給轟平了。

汪：這個，……我們再往南！

鄭：再往南撤退是嗎？就是退到牛角尖裏，也沒用的！

樂：諸位，我們要保衛省會，要保衛整個山東，要保衛全中國，我們是不能退的！

趙：這末說，死在這兒就有用了嗎？

汪：我我們不能白死呀！我們不能拿石頭當砲彈和敵人去打啊！……

樂：爲什麼不能？魯西化有幾百萬老百姓，我們就不能把他們組織起來和敵人拚嗎？

趙：拚！訓練了很久的大軍都拚不過人家，一盤散沙似的老百姓就拚得過人家？我看老兄別開玩笑了。

樂：誰說我們的大軍拚不過人家？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一盤散沙？我告訴你，韓主席爲了保全他個人的

實力，他把大軍向黃河南岸撤退，這是他的錯誤觀念；他這樣日本人就不追擊他了嗎？何況他沒有

得到中央的命令就不戰而退，這個罪過早是要受中央處罰的。現在我們不能聽了他一個電話，就把

十幾萬方里的土地，數百萬的人民，丟棄了給敵人蹂躪，宰割。敵人殘暴的行爲，你們不是不知道

，燒你，殺你，搶你！誰沒有父母兄弟？誰沒有妻子兒女？我們能眼看着他們被奸淫，被擄掠，去

做牛馬、做奴隸嗎？何況我們的祖宗坟墓在這一塊兒，生長我們，養育我們的土地，人民，黃帝祖先留

下來的一尺一寸的河山，我們能拋棄嗎？我范樂先出身農家，能眼看着那些窮苦的農民像豬狗一樣

地給強盜們去屠殺嗎？不！我要把他們組織起來，領導起來，跟日本強盜抗戰！

趙：可是，我們沒有武器，也是不行的啊。

汪：對啊！

樂：武器——武器是人造的。我們可以向中央去領，我們可以搶奪敵人的武器；只要我們下決心幹，還愁沒武器嗎？

蘇：魯西北的民風素來強悍，民槍藏得也不少，祇要范司令領導起他們幹，是不愁沒武器的。

趙：我們倒不能不把各方面顧到，光有槍，沒有錢，也是成問題，目前經濟難關就逃不過去。不聽轉主席的命令，他是再也不會接濟我們了，沒有糧餉就不能招軍買馬，成就大業，抗日談何容易。

樂：窮，苦，我是不怕的，我范樂先出身就是窮人，窮人有的義氣，現在是抗日，不是內戰，我們打走日本強盜，就有好日子過了。現在只要有飯吃，有衣裳穿，我們就得幹！我家裏還有一百五十畝田，可以賣了，我吃什麼，大家吃什麼，我想，我們只要真正為老百姓打算，不怕沒有人來捐助我們的。

的。

鄭：現在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第一，苛捐雜稅就應該廢除。第二，要普及教育。——

汪：（臉陰冷笑。）嘿嘿，現在是什麼時候，還談什麼改善人民生活，廢除捐稅，普及教育，敵人就快

打來了，還等我們做這些無關緊要的事嗎？

鄭：這些事情都是無關緊要的吗？人民被苛捐重稅壓得不能生活了，他們還甘心去報效國家嗎？不普及教育，又怎能使他們獲得愛國呢？

趙：我們可以不談這些話了。目前我們不必想得太遠，究竟還是撤退呢？不撤退？

蘇：什麼。說了半天，你就博記着這話了！

（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范：范西民上。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好了的電報。）

金官，平日老百姓用辛勞掙來的血汗錢，奉養你們，你們現在非但知恩不報，而且要害百姓先選。你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對得起你們的祖宗，對得起你們自己的良心嗎？

趙：（被罵得啞口無言。）

汪：良心，現在還講什麼良心。少爺，你年紀輕，火氣旺，我們商談國家大事，不用你多嘴！

趙：（怒容。）真是豈有此理，你竟敢教訓起我們來了。

汪：什麼教訓不教訓，事實是這樣。你們這些失敗，悲觀，唯武器論的恐日逃虜主義者。

趙：你竟敢罵人，混蛋。你要打日本你去打好了。你管得着我們。

汪：我們就是附和了日本人，你也管不着。

趙：（老羞成怒地。）范樂先，你叫你兒子出來罵人，哼！你瞧着吧！王縣長，我們走。（氣憤憤地下）

汪：（汪隨下。）

趙：爸爸，我們不要管那些混蛋了。現在我正式向您宣誓，我誓同您死守魯西北。

蘇：我哥率領全營保安隊弟兄，追隨范司令抗戰到底。

鄭：我哥率領聊城縣自衛區和敵人作戰。

樂：你們真使我太感動了。我知道我個人的能力不夠，我已經叫張維翰，到濟南請北平師大教授張郁光

先生去了。他們順便還要帶來幾百個學生幹部，幫助我們做動員民衆的工作。

蘇：范司令，剛才這兩個東西恐怕靠不住，不如先把他們幹掉！

樂：讓他們去吧，逃跑的事員縣長豈止他們兩個。

蘇：說不定他們還要做事呢？

樂：我想不會的。我希望他們能一切服從抗日，同我們一塊兒幹。

蘇：這是不可能的，這些個貪污腐敗的受黨份子，他們是應該制裁的！

樂：讓我派人去監視他們的行動。

樂：好，你去吧。

蘇：是。（行一軍禮，欲下。）

樂：蘇營長，（蘇站住。）順便把弟兄們召集起來，我要向他們說幾句話！

蘇：是。（下。）

樂：鄭縣長，我們從今天起，要把縣政刷新，對於捐稅更實行合理負擔，這樣我們才能着手動員民衆。

。我希望你常常到我沒有到過的鄉下去，對人民的疾苦要救濟，再把抗戰救亡的道理多多灌輸給他

們。

樂：是的。我還跟他們講解戰略戰術，鼓勵他們作一個新的游擊隊員。

樂：那好極了。蘇：民衆自衛團現在組織得怎麼樣？

鄭：已經成立了一個大隊，現在就請司令去檢閱吧。

樂：好的，我們一塊兒去。（兩人同下。）

。范樹現從書房裏出來，范樹民正目送樂先和鄭下，不覺注意到有人進來。）

范：民弟，你一個人待在那兒看什麼。

樹：（一怔。）嚙，沒有什麼，我看爸爸和鄭縣長出去了。

現：是去檢閱民衆自衛團嗎？

樹：是的。你怎麼知道的？

現：怎麼不知道呢？你爸爸允許你組織『青年挺進大隊』啦，他們開會啦，我都知道。

樹：那一定，門背後邊偷聽了，是不是？

現：偷聽了怎麼樣？這也犯罪嗎？你也來教訓我一頓，是嗎？

樹：好了，別開玩笑，現姐，你說，趙仁泉和汪縣長談我罵得痛快不痛快？

現：痛快是痛快，可惜沒有聽他們講起來，中央不是有過命令，凡是棄城逃跑的，一律處死嗎？

樹：是呀，韓東渠首先應該槍斃！現在黃河北岸的縣長，大半都逃走了，這就是沒有執行政府法令。

現：我真不知他們存的什麼心肝？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現在正是用得着的時候，他們倒反而不用了，不當用的時候，他們又打得轟轟烈烈的。

樹：這些頭腦簡單的軍閥，心目中根本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觀念。他們對於政府法令，更是任意違抗，

像過去在山東橫行一時的張宗昌，他的榮華富貴還不是曇花一現嗎。

現：唔。

樹：其實細想起來，他們的命運多麼可憐！剝削人民刮來幾個錢，拿去存在五金銀行裏，給日本人沒

收；爲了錢不惜作惡，出賣自己的國家民族，結果錢也沒有，反而遺臭萬年，一般貪官污吏就這

樣地被敵人玩弄，真可憐！

現：所以做一個入應該將名利看得淡些的好，這些貪官污吏那備有好下場。爸爸和這般傢伙比起來，要清高得多了，你看爸爸作過師長，參謀長，少將參議，縣長，行政專員，保安司令，官兒也不算小了，可是他從來沒有爲自己打算過。

樹：可是有一樣拿錢也換不到東西……

現：民心！是嗎？

樹：對了，他到那兒，老百姓都親切招待，慰勞，尤其是那些種莊稼的老頭子，老漢婆，披著白髮，從村子裏跑出來，搖着手，搖着手，口裏喊著，嘴裏要著一看范司令，甚至有的笑出了眼淚，你想，爸爸怎能不感動呢。爸爸從來不擺官架子，沒有一般官僚的習慣。還有，他常常下鄉去和老百姓閒談，有時跟他們一塊兒作。

現：這是因爲他老人家從小過慣苦日子，爸爸種過田，做過工，他深知窮人的苦衷，所以他同情老百姓。民弟，爸爸也老了，今年已經是五十八歲了，差不多像他這樣大年紀的，早在家享福了。

樹：的確。我們太懶惰了，還來大還要爸爸爲我們勞動。等這次民族解放戰爭勝利後，我們一定勸爸爸辭職歸田，讓他老人家也享享晚年清福。

現：唔，可是（想）爸爸這次心領魯西北的老百姓跟敵人戰鬥，你說，將來的結果怎樣？

樹：可難說。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還要看我們幹得徹底不徹底。我最担心的就是軍令不統一，看，爸爸是六區的專員兼保安司令，而他陣亡的四區，一區的就容易指揮了，而且魯西北已經是步在敵人無形的三面包圍中，敵人謀魯山東不是一天的事，這好敵探一定很多，這就要看我們的動員民衆的

工作做得怎麼樣，來推測罷了。

現：我也要求爸爸允許我參加到你們隊伍裏工作。

樹：真的嗎？現姐。

現：誰跟你開玩笑。

樹：好，你可以幫助我們多作些宣傳工作和政治工作。（他從抽屜中取出壁報）姐姐，你看。

現：壁報！

樹：是的，這是剛才寫的一張壁報，預備貼到保安隊裏去的。

現：（取過去）我看。（唸上面標題）「告親愛的將士們」「日本強盜是世界上的惡魔」。可惜裏面還

少了些東西。

樹：圖畫，是嗎？好姐姐，你是會畫畫兒的，你給我畫幾幅日軍暴行的漫畫吧。

現：好，我來幫你畫。

樹：我告訴外，姐姐，我還組織了一個隨軍劇團哩，我們一方面用壁報鼓舞他們，一方面！

現：演劇激勵士氣。

樹：對了，教育他們，加強他們的抗戰意志，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充實他們的戰鬥力量！

現：我還可以幫助你組織一個歌歌隊，唱雄壯的歌曲歡送他們上戰場！

樹：哦！姐姐你真是我的好姐姐。

現：聽說爸爸派了胡長張維翰去請張都光先生和學生幹部去了，如果能夠多帶來幾個苦幹的青年就好

了。
樹：我也是這末想。

（外面隱約有談話聲。）

現：你聽，好像張郁光先生已經到了。

樹：我們先到書房裏去，把這張壁報編好吧。

現：（向外望。）好我們快去吧。（說完二人即下。）

（范樂先領張郁光及學生幹部的隊長何芳，金谷蘭上。他們在路上走了幾天，藉着行竊，二人穿草鞋。）

樂：你們先休息一會兒吧，一路太辛苦了！

張：這好，現在我們也應該這樣磨鍊磨鍊，書生氣根本不需要了。

樂：我看請同來的四十位同學，也進來休息一會吧？

張：不，讓他們在外邊休息好了。我先來替您介紹，這是范司令，（金，何行禮。）這是金谷蘭同志，這是何芳同志，他們兩人是學生幹部的隊長，也就是政訓班的分隊長。

樂：噢，噢，請坐，你們太辛苦了！

何：不敢當，吃苦是我們青年人的本份，雖然我們在寒風細雨裏走了好幾天，可是我們精神相反地更加興奮！尤其是她們女同志，因為在路上不便穿皮鞋走路，也跟我們一樣赤着腳走了好幾百里地。

樂：（愛護青年之心，流露於面。）真是太可欽佩了。

答：不，我們那兒是得土得金，你還來去年紀，還爲以辛勞，爲民族奮鬥！我們吃了這點苦算什麼，總比淪陷在北平，天津走不出來的同學們幸運得多了。今後在苗司令的領導下，希望把我們這一羣小孩子積極訓練！

樂：那裏話，我們大家來把這塊乾淨土重新培植起來，不讓敵人侵犯一步。這些個宣傳，組織，訓練，動員民衆的工作，都要你們領頭苦幹！我個人的能力是不夠的。

張：（惋惜地。）所可惜的，平津有許多青年沒法出來，我帶出來的，只是一小部份。

樂：我聽說你們是天津出來的船，本來打算開到上海去的，是嗎？

張：是的，因爲「八·一三」上海戰爭發生了，船不能朝南開，我們就從煙台上岸，好容易跟濟南公路局交涉好汽車，才把一批一批的青年送到濟南，在濟南幫着政訓處辦訓練班。

樂：後來又聽說你叫梁淑溟先生及當地許多山、同鄉推動地方民運工作，和發動民衆武裝工作，我們正因爲這兒需要你們這樣的人才，所以叫維翰來濟南請你。

張：濟南正準備撤退，我會着維翰兄，就約同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鴻決定到這兒來，因爲我們隨着隊伍先撤退到濟南繞了一個圈子，才又從濟南步行到這兒來，所以就擱了很久。

樂：維翰和姚第鴻呢？

張：人數太多，我們才領出發，他們率領着二百六十個學生，大概也快到了。我因爲急於要會澤就先同他們四十個人急行軍趕來了。

樂：那光兄，你這次能同鄉爲保衛魯南而奮鬥，這是魯西北老百姓的幸福。我希望你今後不吝氣地來把

這是的政治機密底底改進一下，對於國防教育的實施，軍政幹部的訓練，這完全要素老兄全力辦理。

張：豈敢，我個人能力有限。總之，追隨司令，貢獻我盡有的力量。

梁：那光兄，我們一切坦白地說吧，目前最急切要作的是動員民衆和訓練幾千軍政幹部。不瞞你說，自從三路軍南退後，我部下只剩了一營保安隊，因此訓練新兵是抗日的第一步工作，我們應該以全力來把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基礎建立起來。

張：就這末辦。同時文化事業也相當重要，我們也應該趕緊的把它建立起來。

梁：是的，並且我還要借重你，以後關於同中央聯絡及接洽軍火，經濟的問題，也得請你奔走。

張：當然效命。

梁：噢！你的夫人李岫琛女士，怎麼沒有同來？

張：岫琛已經去漢口，參加兒童保育會的工作去了。

梁：你們真是一對賢夫婦。

張：（微笑）不過是盡國民一份子的責任吧了。哈哈。

梁：（愉快地，抹着鬚髮。）哈哈。

（蘇營長上。）

蘇：報告司令！（行軍禮。）趙專員和汪縣長已經攜眷潛逃了。

梁：怎麼——隨他們去吧，這種人是自甘被大時代的洪流淘汰。我來跟你介紹：這位是北平師大教授張

郁光先生，這位是何芳同志，這位是金谷蘭同志；這就是保安隊的舊營長。（大家鞠躬。）

蘇：司令，全體保安隊弟兄已經在外面操場上集合好了，就請司令向他們訓話。

築：郁光兄請稍坐一會兒，讓兄弟們他們說幾句話，回頭我們一道兒吃飯去。

張：您請便。（何，金，張同起相送，蘇下。）

（郁光去看中華全圖，何，金趨前去看。對聯（外面喊：「立正」。）

築：（站門口台階上向外訓話。）諸位弟兄們：諸消息。敵人已經向着我們魯西北進攻了，我們爲了保衛這塊大平原上甘幾縣的土地，人民，我們就非同日本強盜拚命抗戰不可，我們雖然只有一營弟兄，三百個學生，和我范老頭子，這力量是單薄的，可是我們要用這單薄的力量，來支持這塊大平原！敵人的槍砲雖兇，他可敵不過我們鋼鐵一般堅決的意志！我們身爲軍人，對外戰爭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大家要相信，我們有的是熱血和頭顱，我們是準能打退敵人的。韓主席的好意，叫我們退到黃河南岸去，我范老頭子走得了，老百姓可走不了，我不能眼看着這塊乾淨土上的父老兄弟給敵人宰割。我活到五十八歲了，我這食生怕死嗎？弟兄們！我們要活命，我們要生存，我們就得要勇敢地做這一代的戰鬥者，爲國家爭光！爲民族效死，我范築先與你們共甘苦，我與你們死守魯西北！

（在外衆人聲音。）我們與范司令死守魯西北！

（張，何，全面向後台舉起拳頭。）

幕落

（第一幕完）

第二幕

時：

二十七年的八月裏

地：

齊河縣郊。

人：

王班長

金谷蘭

范樹現

范築先

老農

老農婦

農子

范樹民

何芳

景：

齊河西門外三四里的一個野地上。在一個傾斜的山坡上，遠遠的可看見敵人的崗亭。山右（靠舞台的右下角。）有一間被敵人砲轟過的破爛了的茅草房，這兒曾經是被敵人洗劫過的一個農村，在這兒從前並不只是這一間孤立的屋子，然而，有的已經成了廢墟，化為灰燼了。

山頭有雜亂的荒草和矮樹，它們自然地成爲了游擊軍的屏障，阻礙着敵方的視線。山的那面（靠舞台的左上角。）有一條路，它直通縣城和連接縣城的公路，敵方的轎重車和軍隊，常常在上面急駛，巡視。

這時候正是黎明之前，下弦月還斜掛在深藍而黝黑天空上，還有幾粒星星點綴着，黯淡的月色籠罩着這冷寂的鄉野，顯出這兒是格外的荒涼淒涼。這兒是戰場，雖不見狗犬和鷄鳴，只是，時而有一兩聲戰馬的嘶叫，來提醒這如死一樣沉寂的氣氛，豈知在這荒涼和淒涼的原野上將展開一場血的戰鬥場面。

幕：

約談半分鐘。

王班長悄悄地從草房後換上山崗，身上的刺刀和水壺相碰，發出啾啾啾的聲音。

王：（轉身向後面喊。）司令，司令，到了。

谷：你小聲點好不好。（上。）

王：啊！咱也走累了。（往斜坡上就坐。）

現：（上。）誰說不累呢，走了一整晚的夜行軍。（也斜坐在山坡上。）腿都走酸了。

築：（全身武裝上，）王班長。

王：（立起。）有。

築：你就在這山頭上瞭望着敵人的行動，和公路上敵人往來的情形。

王：（帶上槍，立在。）是。（爬上山頭瞭望。）

築：看見敵人不要亂放槍，等城頭上的信號，——一面國旗舞動了的時候，再進攻。聽清楚了沒有？

王：聽清楚了。

築：你這樣站在上面，容易被敵人發現目標，快用樹葉子把頭和身上偽裝起來。

王：是。（採樹葉偽裝。）

築：（對琨，金。）你們兩個人在這兒幫助王班長監視前面的敵人，找好地勢臥倒。

谷：是。（同聲。）

琨：是。（同聲。）

築：大家隨時隨地注意，不許魯莽行事，免得破壞整個戰略！

王：是。

谷：是。（同聲。）

琨：是。

（這時，草房的破門「呀」的一聲開了。）

王：（警覺地掉過頭來，用槍額撞着門，）什麼人！別動！

老：（老農從裏面出來，以手拭着惺忪的睡眼，一隻手提着一只紙燈籠，他白髮蒼蒼的大概有六七十歲了。）誰呀！范司令，是你嗎，范司令。

藥：老伯，是我，你快把燈吹熄，不要被敵人發現目標。

老：噢，噢，（連忙把燈吹熄了，王班長同時也放下槍。從破門裏又走出來一個白髮的老農婦來。）

婦：是范司令嗎？我聽見就好像是范司令說話的聲音，果然是范司令來了，司令，你好啊？

老：（對剛剛出來的農婦。）你快進去拿一張條凳出來給司令坐。

藥：不，我不要坐。

婦：司令你走累了，歇一會兒吧，我進去拿。

藥：（走上去攔住。）老太太，我就走的，你不用拿。

婦：司令，你難得來，你多坐一會好了，（即進門去。）

老：司令，她每天跟我說啊，什麼，我要看一看范司令啊，我要看一看范司令啊！我只要再看一看愛戴我們老百姓的范司令，死也瞑目了！真的，司令，你爲我們老百姓打日本，東奔西走的，太辛苦了。

（這時老農婦拿出一張凳和幾個饅頭。）你坐，你坐呀！

藥：（不忍辜負他們的好意。）好，我坐，我坐。老伯，打日本是我們軍人的本份，怎敢這樣騷擾你們呢。

婦：司令，水已經冷了，不能請你們喝。這兒還有幾個饅頭，請你和那幾位點一點心。司令，這是乾淨

的。

築：（不肯接受。）老太太，你們自己留著吃吧，我們帶得有乾糧。

老：不，司令，你收著，這是我們一點兒心意，你們日夜辛勞地爲我們老百姓打日本，難道就不應該吃我們幾個饅頭嗎？

築：我怎能收下呢？你們吃的東西是很難得到的。從前不想吃好的，一年四季粗糲饅頭總能吃得飽飽的，

可是現在自從日本鬼子進了山東以後，連幾個粗糲饅頭都不容易得到手了。

婦：是的，鬼子天天出來搜糧粉啦，大米啦，連我們睡覺墊的稻草，都被他們拿去喂了馬了。

老：鬼子晚上不敢出來，怕我們的游擊隊摸掉他們，白天他們就耀武揚威地神氣了。

婦：司令，鬼子還挨家挨戶的要花姑娘呢。可憐我們孫女芳兒，才十三歲，就被他們糟踏死了，我這條老命還是領求下來的呢。

築：無恥的日本軍閥。

谷：老太太，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婦：先生嘆，不，小姐，就是上個月的事啊。芳兒的媽要把她帶了一起到山里去躲，我說芳兒年紀小，

不要緊，留著給我做個伴吧，誰曉得，誰曉得這班強盜，禽獸都不如，連這樣小的一個姑娘都要糟踏。小姐，我不忍說，她叫着奶奶，奶奶救命啊！就活活地被三四個強盜糟踏死了。是我害死了她。

。（老淚橫流。）是我害死了她啊！

婦：老太太，不要難過，無補無益，這種仇恨，我們早晚就報復的。

婦：（啼哭着。）小姐，我不留她給我做伴，她是不會死的，活生生的一個乖孩子，是我害死了她啊！
 谷：老太太，不是你害死她的，是日本鬼子，是殘暴的日本鬼子害死她的。

王：老太太，你不要傷心，陪去替你報仇。

現：奇怪啊，先前你們怎麼不離開這兒呢。

婦：離開這兒，你叫我們到那兒去呢？小姐，我們靠着幾畝地活命的人，離開了田地不活活地餓死了嗎？

王：唉，她奶奶個雞！

老：司令，我活到這大的年紀了，瞧日本鬼子這樣蠻不講理，還是出生第一次看見哪！

築：是的，我們中國的老百姓被鬼子欺侮得夠了，今天是我们跟鬼子算總賬的日子到了。如果我們今天再不起來打日本，我們的子子孫孫祇有給人家殘害，給人家做奴隸了！我告訴你們，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大和子孫那樣兇暴，狠毒。我們要想過太平日子，只有把鬼子趕出中國去！

老：司令，你說的不錯，我們要想過太平日子，只有把鬼子趕出中國去。可是我們怎末趕法呢？我這年紀，還能打日本嗎？

築：怎麼不能呢？打日本並不是要人人拿槍桿上前線，我們在鬼子沒有到的時候，實行空室清野。——

老：什麼叫做空室清野啊？司令。

築：就是當鬼子要來的時候，我們把吃的，用的都藏起，把不能帶走的那埋藏起來，把洋也給藏起來，

讓他們餓死、渴死、凍死，甚至都餓死，不給兒子作馬料。我們這樣還不夠，還要集合起東村西村的老百姓，不管是在哪裏，少的，都來幫助我們的軍隊做工事，或修理敵人的虛實。更要有計劃的折毀鐵軌，破壞公路，斷敵人的電線，使他們消息不靈通，相反的要保護我們自己的東西。最要緊就是防守漢奸，看見「敵可」人，就抓他們逮捕起來，送交給我們軍隊懲辦。年青的史應該從軍，這樣就容易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老：司令，你真是我們魯西北的再生父母啊，這來說，我也可以打日本了。

築：是的，我們不打日本，日本就打我們了，像你可以做深諳敵人虛實，和給我們送信或帶路。

老：好，司令，這兒的地勢很險，我可以給你帶路。

婦：司令，不瞞你說，我還有個兒子呢，他一天到晚躲在山裏，不敢回來，現在我可以叫他回來跟你打日本。

王：對了，老太太，快叫他回來，咱跟隨范司令，什麼也沒有學會，就學會了打日本。你叫他回來咱

范司令打日本，準沒錯兒。

老：司令，山裏頭不止我兒子一個，還躲着好多個年青小伙子呢，他們怕被鬼子拉去，一天到晚東躲西

躲，還不是在網裏的魚，遲早要被逮去的。我去把范司令打日本的道理告訴他們，他們一定高興跟

司令打日本！

築：這樣，好極了。我跟你們一塊兒去吧，他們沒有作戰的經驗，就叫他們幫助破壞這兒通是敵人的公路

老：司令，天快要亮了，我們要去就決走吧。

築：就走吧，（忽轉對王，琨，金。）你們當心，注意那邊城頭上的信號，老伯，我們去吧。

老：（向老婦。）我們一道去吧。

婦：（向琨，金。）我去了。

老：（和老婦領范司令從屋後原路下。）

谷：老百姓真太好了，可惜缺少人領導他們。

琨：在抗戰中，老百姓的力量的確是偉大的，也是無窮的。只要我們努力去喚起他們，團結他們，日本鬼子就沒有辦法了。

王：（大聲地吼叫。）站住，二令！

聲音：「前進」。

琨：前面是誰呀？

王：啊，是小司令來了。喂，小司令，你的「挺進大隊」佈置好了嗎？這一次可要看你的了。

崗：（從朝敵方的山坡那邊跑過來。）看我的好了。何芳，（向山後。）上來啊！

何：（也從山那邊上。）我在察看地勢呢，你看，朝那面公路上的山口上，最好埋伏兩挺機關槍，敵人的救兵就無法來增援了。

谷：不要你費心，范司令早就派蘇聲長埋伏好了，並且范司令親自去領導老百姓去破壞公路去了。
崗：這兒那來的老百姓，不是都逃光啊？

這：你怎麼知道沒有呢，剛才兩個老農民，被爸爸感動了，領他老人家到山溝子裏去找躲藏的世了。破道公路去了。只要我們和羣衆站在一起，跟羣衆打成一片，以羣衆的疾苦爲我們自己的疾苦，這樣才會真的給羣衆愛戴。

何：我們的范司令，真稱得起當今軍人的模範！

答：誰說不是哩？我們能够在范司令領導之下抗戰，太幸運了！比起淪陷在敵鄉的兄弟姊妹們來，唉：

樹：谷蘭，你又在想家了。

答：沒有！我是說很多同學不能出來爲民族解放的戰爭貢獻一點力量，你說，是多麼的可惜啊？更不知他們遭了敵人毒手沒有。

樹：我說，谷蘭，他們不會在城裏束手待斃，他們一定逃出虎口，到西山，到門頭溝裏去參加游擊隊，跟敵人戰鬥。

答：這，恐怕不容易。我聽說敵人進了城，就抓去槍斃，活埋的同胞不知有多少，我們女的更受他們的凌辱，哦，我真不敢再往下想了。

樹：谷蘭，何必再想這些呢，一個人的生死是不是惋惜的，我們要知道，我們窮死是換取民族的生！我們能够活在這一代，我們應該快活，我們應該想得遠些，不應再自尋煩惱了。

答：我同意樹兄的見地，我們應該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活一天，奮鬥一天，活一瞬，戰鬥一時。我們不要把這一時一刻的光陰輕輕放過。

現：是的，我同董何老同志的談，傷感是沒用的。

樹：在這時候，我們要咬緊了牙根幹！

客：你們的話不錯。樹：我們要咬緊了牙根幹！我佩服你的勇敢和奮鬥的精神，你一個人可以把「抗日青年進大隊」組織起來，你才是我們青年的模範，抗日的戰士。這一次，你們擔任進攻齊河縣城的正面，我這裏暴動隊，恨我不能够加入你們的隊伍，作進攻的先鋒。

樹：客：這不是我個人的能力所能促成的，如果我們隊伍有你幫助的話，一定可以更堅強更壯健了。這一次攻下齊河，戰鬥結束了。希望你能同我們一塊兒進攻濟南，和各路友軍的部隊會師，那時我一定請你痛飲三杯。

客：我不會喝酒，我倒要請你同進大肥酒。

樹：（握住金的手。）一句話，我決定陪你同進大肥酒。

王：樹倒不去幹什麼，樹：進了濟南，他奶奶疼痛快快的大吃一頓。

何：哈哈，（大家也笑。）王：王：我來陪你。

樹：王：王：你一個人在那兒發望，寂寞不寂寞啊？

王：王：黑黑，你們講話要得開心的，我可冷靜了。

客：（假怒。）樹：誰在談情話，我們在談正經的。

王：好啦，好啦，小姐，算計錯，睡不正經的說！

（大家哈哈大笑。）

王：（解嘲地唱起謔調。）「麥子結了實呢，種兒離乾，年到了三十五呵，沒有老婆呀，俺說大妹兒喂！」

琨：噯，你這貧嘴！

谷：（橋頭，）不理他這壞東西，他老對我們唱這些歌。

王：唉！你們這些女人真是，你們可以講情話，唱唱隻小調的自由就沒有。……好吧，咱就唱——

黃河的流水呵，

淚兒沱沱，

爺娘餓妻子阿，

沒有禾下鍋呵，俺說大妹兒喂！」

築：（由屋簷下老農夫婦上。）王班長，你不好好地放哨，鬧什麼！

王：（想不到司令會來，拍地立正了，肩上的刺刀在空中搖擺了一下。）呵哈，咱啊，咱正和豬兒們玩

哩。

築：豬兒？（看見女同志爬伏在地上，把槍瞄準山脚，不由然地被感動。）果嗎？好同志們。

谷：（掉過來。）不，司令。

築：仔細望那城頭上有沒有我們的信號！

谷：是。

樹：報告司令，我們青年挺進隊已經埋伏好了，等一看見信號就開始攻擊。

樂：這次要勇敢攻城，爲了配合保衛大武漢的會戰，我們非進攻濟南牽制敵人的兵力不可。

樹：司令不是分五路進攻濟南嗎？

樂：是的，一路攻汶上，雷陽。一路攻東阿，平陽。一路攻長清。一路攻晏城截斷津浦路，這四路都開始進攻了。可是這一路與齊河並靠近濟南，敵人的兵力相當雄厚，我們要穩扎穩打，否則（低低地。）會影響整個戰略的。

樹：我們這次不是動員了三萬人嗎？

樂：分做五路也就感覺到單薄了。我們在柳林，在樂水，在南鎮，在東阿都是以少數勝多，爲了保持以往的戰績，這一次是不能失敗的。

樹：司令放心，攻城的挺進隊是決不會失敗，丟司令威名的。

樂：有我在後面做總預備隊，你好好地指揮，不可大意。

樹：是。

何：正面有樹民和我們進攻，請司令不必親臨火綫，以免危險。

樂：我也知道危險，並且我死了會使你們遇到更多的困難。但是別人去打，我總是不放心。既然身爲軍人。承擔這次民族解放戰爭，能够戰死沙場，還是最光榮的！

樹：（同時立正，同聲。）誓遵守司令訓示。

樂：你們注意信號！（對樹民，何芳。）我們到前面去觀察一下。（欲朝敵方山奔去。）

老：（趕上去攔住司令。感動地。）司令，我請求您給我一隻槍，跟隨司令去殺敵人。

築：（不消說的年紀太大了，你不應該上火線。）

老：我的年紀大，不是跟司令差不多嗎？司令是人，我也長大，爲什麼我就不能上火線呢？

築：老伯，你已經貢獻了你最大的力量，這一次能够迅速的破壞公路，不是你的功勞嗎？並且你損傷的

兒子貢獻給國家了，你已經稱得起是中國的模範父親了！你現在可以同老太太回屋休息去了。

老：（沉默地，哽咽着。）我求司令允許我，我的孩子是孩子，我是我，我活了這大年紀，沒有看見過

像你這樣真正爲國家，爲老百姓解除痛苦的軍人，司令能親自上火線殺敵，以戰死沙場爲光榮，我就不能嗎？我這將死的老骨頭，算得了什麼呢？我有的是氣力，我還能打槍，司令不答應我，我就：

（跪在地上。）

築：（感動。）起來，老伯，你起來，中國有你這樣的好老百姓，中國是永遠不會亡的，我答應你，（

樹民等均被感動，上前扶起他。）像你們這樣大年紀的人，都願爲國家效力——去死，青年人更應

該奮鬥了。（對樹民。）把你的槍給老伯。

樹民：（把槍給老築。）

築：老伯，你就在這兒和他們防守吧。

老：唔。（也臥伏在山崗上，注視前方的動靜。）

築：（對樹民，何芳。）我們走吧。（樹樹民，何芳下。）

婦：小姐，你們冷得，我進去燒壺熱水給你們喝，暖一暖身體。

璦：老太太，我們不冷，凍慣了的。

璦：不冷，你們身體嬌，走了一夜，又在這兒吹了大半天的風，現在已經是深秋的季節了，在露天裏是受不住的。

老：老太太，我們不像那些閨閣裏的小姐，我們經過操練！不怕風霜的。

璦：我們跟男孩子一樣，受過軍事訓練，還參加過好幾次戰役哩，老太太

璦：這年頭的小姐們真了不起，比

動啊！

璦：（王，金三人微微地笑。）

王：老太太，就是你比起那些在家專門跟媳婦找麻煩的老婆婆來，也強得多了。你現在也講得打日本了。就拿你說吧，也跟從前大不相同了。從前張宗昌把龜逼得沒辦法，只有在山裏做土匪。

璦：土匪？

王：是啊，沒有飯吃，不做土匪幹嗎。

璦：你現在還是土匪？

王：不，咱早就洗手不幹了。自從咱們的范司令出來組織游擊隊，他把咱們當兄弟一樣看待，咱們好弟兄都跟着司令打日本。再說，他奶奶的。日本鬼子比張宗昌小子要毒得多啦！咱們還能再欺侮自

己的老百嗎？咱現在咱可算是……

璦：英雄英雄……

王：聚難，對啦，咱也是民族英雄啦！

婦：噢，土匪還打日本了。阿彌陀佛！

琨：是的，老太太！只要他是一個中國人，除了沒好，不管做從前是幹什麼的，只要打日本，就都是民族英雄！

婦：是的，我且願聽你們說話，倒忘了給你們燒熱水了。（急忙往後門去，下。）

王：老太太，真是好人哪。

谷：（她獨自呆望蒼空中和那欲墮的弦月，似乎在想什麼似的。）

琨：谷蘭，你在想什麼？

谷：我沒想什麼。你看，今天夜裏的月色多清冷啊。

（一陣一陣稀疏的槍聲，遠遠的從敵方吹送上山來，大家連忙伏下。冷寂的空氣，漸漸緊張起來了。東方的晨曦，把黑暗給驅走了，一輪血紅的朝陽，射出萬道光芒，漸漸從地平線上升起，這象徵一場血的戰鬥就開始。大家靜伏在山崗上。）

王：（瞭望着前方，驚叫。）你們看，城門開了。

老：什麼？城門開了嗎？

谷：有沒有我們的國旗？

王：有！

琨：有！

王：「補奶奶的，是一面爛膏藥的太陽旗。」

王：「把一口緊張透不過來的氣吐出。」噓！

王：「你們來看，你們來看，十幾鬼子的騎兵出來了，馬後面用繩子綁着五六個咱們中國人。」（遠遠有轟

起笑聲，響下了一聲槍響，馬蹄聲，馬嘶吼聲，人的哀嚎聲，刺激着人的心弦。）

王：「哦！十幾匹馬，十幾匹馬跑來了，把綁在馬後面的人拖着飛跑！」（掉過頭來，用雙手遮住臉。）

王：「殘酷的日本強盜！」

王：「這就是由機關開闢得中國老百姓的絕望。」

王：「你們起來。」（練練手，海軍心術！）

王：「你們起來，不要往山下奔。」

王：「一把抓住他。」（別着急，等不到一會兒，就要叫那些野獸吃我們的手榴彈的。）

王：「怎樣還不見信號掛起來呢？阻礙可不及了。」

王：「不要是他們逃過去的弟兄，遭了鬼子的毒手了吧。」

王：「不會的，他們都是老海軍職員，而且他裝得很穩，我相信他們準能完成他們的任務，我們耐心的等

一會吧。」

王：「（猛揮頭向前方，一眼望見信號！發出銳利而興奮的聲調，）海軍戰地雜誌！」

王：「（大家齊聲：）國旗！」）

王：「（老海軍雜誌動了，國旗舞動了！）

辜：（爬上頂頭。）果真是四面圍城在城頭上舞動了！（金也快活地爬上去。）

（四由響起清涼的簡鋒號聲——打的！打的！）

（一陣激烈的槍聲由城頭上傳出，謝民的喊殺聲。）

機：「前進！前進隊和輕騎隊分左右兩翼包圍上去！同志們！前進啊！」

衆聲：（前進啊！前進啊！）

主：（矗立山頭高舉標文。）簡啊！同志們！兩臂抱着胸，帶着槍滾啊！（他抱着槍桿第一個滾下山去。）

魯：（嚇擊者。）

現：（到王班長的位上伏射着。）

婦：（提清水壺上，手裏拿了五六個粗碗。）呵！已經打起來了！（向前張望。）

老：簡啊！（跟着王班長滾下山去）

（悲壯的簡鋒號不停地吹着——的打打的，——打的，——的「嗚哇，殺！」「簡啊！嗚啊，

殺！」拍！拍！砰！砰！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砲彈聲，槍聲，機關槍聲響爆豆似的混雜

地響着。還有轟隆隆的手榴彈爆炸聲。）

（「鬼子逃啦！追啊！殺啊！進城啊！」弟兄們的吼聲。）

谷：（高舉起槍。）我們勝利了！

現：（高舉起槍。）我們的弟兄進城啦！（二人一齊滾下山去。）

（約十五秒點）（暗轉變光，天大亮）

（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歡迎我們的英雄！」是范小姐的聲音。）

王：（從山那面琨扶他上，這時候他腰間多掛着三把馬刀。）

婦：（見王頸上滿是血。）你受傷啦！（忙進屋去，不一會取出一塊白布給琨。）

王：謝謝你，老太太。（琨忙接過白布給王裹纏，紅的血從裏着的白布浸透出來。）

琨：你躺下來歇一會吧。

婦：你喝口熱水嗎？

王：（望着大寶，握動着他的大血手。）好，咱一刀砍一個。一連砍了六個。老太太咱替你芳兒報了

仇啦！哈哈。

寶：（走上，手裏拿着一大堆從鬼子身上剝下來的金閃閃的肩章，含笑着走來給王班長一顆一顆給別在

胸上，破壞的軍服上發射出光輝。）讓我替你掛上勳章。

琨：這是鬼子的肩章啊！哈哈（老婦也笑了。）

谷：（笑。）有什麼關係呢，爲了尊敬我們的英雄，我覓找來了鬼子身上這些閃亮的東西。

王：（低着頭望胸前的一大排亮晶晶的金章，他黑黑地笑了。）謝謝好同志們。（他把腰間的三把馬刀

分贈給金，范，老婦。）這是咱奪來的戰利品，送給你們。

谷：好，我們拿日本人的刀去殺日本人！（把刀向空高揚一下。）

琨：（接過刀。）

婦：（也接過刀，慢慢地走到山麓那面去，忽然望遠處叫，）范司令回來了！范司令回來了！

（大家望着來人的方向：「歡迎司令！」）

（范樂先，何芳同上。）

婦：司令辛苦了，歇一會吧。

樂：（沉默不語點頭。）

谷：司令，是誰先攻進城的？

何：是挺進隊先攻進城的，他們真英勇，有進無退，在城外和敵人肉搏，終於把敵人殺退了。

谷：誰呢？他進城去了嗎？

何：（沉痛地低下頭。）他：

琨，他怎樣了？何同志。

何：（不語。）

谷：快說，他究竟怎樣了？

何：他壯烈犧牲了。

琨：啊……

谷：（悲痛異常。）你爲國家犧牲了，噢，不！國民，你的精神是不死的。我們要隨着你灼熱血前進！

（默默地流淚。）

琨：民弟，你完成了你的志願，你的英靈會保佑我們抗戰勝利的！（低低地啜泣。）

婦：范司令。你不用難過，你的少爺在天之靈，一定保佑你們成功的，

樂：我不難過，（處之鎮靜。）死了一個兒子，算不了什麼，有什麼難過的呢？老太太，倒是你不要難

過，你的丈夫——

婦：司令！

樂：他已經成仁了，

婦：（嗚咽地哀泣，眼淚從眼眶流了出來。）他……鳴……鳴……

樂：老太太，他的功勞是同天地永垂不朽的！

婦：老太太不要難過了。

何：這位，不要傷心，我們這一次的戰鬥是成功了，我們應該歡喜，我們更應該知道，他們死了以後，

我們後死的人的責任更加重了，現在大家應該負起各人的責任來，悲哀是沒有用的！

樂：何芳，你去把老伯的屍體抬來，我們追悼過這次爲國盡忠的勇士以後，我們馬上就要向濟南出發。

何：是。（下。）

婦：（傷感在啜泣。）

樂：（去到老婦身邊。）老太太你是我們中國偉大的母親，老伯的死是光榮的！

婦：對的，老伯的死是光榮的。你不用傷心了，老太太。

婦：唔……鳴……

何：（和妻子抬着屍體上山後，在山左角觀察者不見。）司令，老伯的屍體抬來了。

婦：（走向左角蹲下。）啊……啊……

農：（農子扶媽離開尸體）媽，不要難過，我會替爸爸報仇的。

婦：（慢慢地抬起頭來。淚眼昏花地拉着兒子的手。）孩子，從今天起，你一心一意跟着范司令去打日本，替你的爸爸報仇，替你的女兒報仇！

農：媽，我一定替爸爸和女兒報仇！

婦：好，孩子。（轉向范司令。）范司令，您的少爺死了，您就留這孩子當您的孩子吧，我的丈夫爲國家死了，我更要把我的兒子也獻給國家，非把日本強盜完全殺光了才甘心。

衆：謝謝你，老太太，我代表全中國的軍民，謝謝你這種偉大正義的熱愛，我范築先更以死來報答這些烈士！現在我們開始向這次死難的諸烈士祭拜。

（鐘聲，大家肅立，向遙遠的英靈致敬。）

衆：（沉痛地。）我代表全體將士，向你們殉國的諸烈士英魂遙祭。你們降生在這苦難的田原，你們仍爲苦難的祖國死去！你們丟下了同志，丟下了你們清貧的妻，丟下了孤苦的孩兒，伴着雲天和草野長眠……（悲壯地，老婦在低泣。）留在你們後邊未死的同志們，誓踏着你們的血跡，招引着你們的英魂，保衛廣大的土地，孤苦的妻兒永遠長征在山野間！（鐘聲三響）

——幕落——

（第二幕完）

幕二

第三幕

時：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地：

聊城。

人：

金谷剛

王班長

張郁光

范樂先

范樹現

何芳

汪縣長

蘇營長

農子

鄭女甲

婦女乙

日本甲

日本乙

景：

聊城縣東門城樓上的一角，凹凸不平的城垛從舞台兩旁伸展開去。右面是通北門去的。左面是下城樓通東大街和南門去的。城垛上堆着沙包，地上左右各有石凳一塊，軍用電話放在右面的地上。城頭上豎有一桿國旗。

幕：

金谷蘭在看着遠天將墜的皎潔的月亮。王班長的傷已經好了，攜着一支步槍在來回地走着。這又是一個將黎明之前的月夜，寒冷的北風把城頭上的一面國旗吹動得微微地蕩着。

各：（輕微而又細脆地唱着一支哀婉的歌，歌聲像柔絲般飄在靜靜的空野間。）

『月娘，你終夜淚汪汪。

把嫩白的臉蛋兒雲邊藏。

戰士啊，情郎。

我把一朵鮮花插在你的墳頭上。

讓人們知道戰死的光榮！

世界上還有無窮變的情娘。』

王：金小姐，不要再想前們的范少爺了，想也想不活的。咱們守了三天三夜，就這個時候，你得好好地歇一會兒，待會兒鬼子又開始挑戰攻擊了。

谷：唔，王班長，我並不是思念范少爺，我不過是喜歡這支歌兒吧了。

王：你不要瞞瞞，自從八月間范少爺在齊河戰役歸天後，你就變啦，不要這樣啊，金小姐，留着精神，好多消滅幾個鬼子啊！

谷：是的，我們應該留着精神跟鬼子幹。可是，王班長，在這風蕭蕭，月茫茫的夜戰場上，叫我怎樣能不憶起范少爺的身影哩，那麼年青有爲，那麼勇敢，好學，又那麼和藹肯吃苦。記得我們進攻齊河的時候，不也是這樣的月夜嗎？怎能不使我觸景生情呢？不過，現在的天氣更寒冷些吧了。

王：范少爺死得真可惜，到今天整整三個月了。想不到齊河又給鬼子奪回去了。記得他從前有一次連攻下八九個縣城，真英勇。

谷：范少爺死得太早了，他應該爲苦難的祖國多盡些力，他應該參加更大的戰鬥，他應該看到抗戰的勝利，他應該看到民族的復興。唉，爲什麼不死我這樣的廢人呢！

王：不要難過了，金小姐。咱不會說話，他是老粗，可是咱也懂得人情。范少爺真的太好了，像范司令一樣的好良心，他待咱們就像親兄弟一樣。咱有一回涼了，因爲咱被子單薄，范少爺就親自把身上穿的外衣脫下來給咱蓋上，他待人真好，在家裏跟范司令一樣，親手端茶煮飯，還自己洗補衣裳。咱有一回說：「范少爺，你爲什麼這樣辛苦，用個勤務兵不好嗎？」他說：「你不要叫我范少爺，就叫我范福民好了。我們自己有手有氣力，自己的事應該自己做，爲什麼要叫別人來做呢。」你瞧

，范少爺多麼有道理。就是范小姐也是頂括括的好人！

谷：王班長，你也是頂得欽佩的，寧受傷好過受傷了，你打起仗來總是猛烈地和敵人廝殺，你也要留神

啊，不要打得太猛。

王：他算得什麼，一個草包，真幸好人不要命，騙著一千年，咱早就該死的啦。

（都光武裝，北門、右方）上）

張：什麼早就該死啦？王班長，你們在談些什麼？

王：（立正）教育長，您在談——

谷：沒有什麼，我們在聊天兒。吶，范司令還在東門外指揮作戰嗎？教育長，您從那兒來的？

張：范司令還在東門外運河岸上，督導守軍和敵人展開爭奪戰。我是從南門，西門，北門巡視過來的。

谷：我們的戰況怎樣了？教育長？

張：敵人這次從平陰，東阿，禹城，德州，大名，齊河六路圍攻我們，十三號晚上，我們各地駐軍就和

敵人開了火，給敵人一個迎頭打擊，粉碎了敵人的圍攻。魯西北抗日游擊根據地早就引起了敵人的

注意，他們這次調動四五個師團是有計劃的進攻，我們爲了保衛魯西北的政治文化中心，我們是不

惜任何犧牲同他們拚的。

谷：我們聊城的兵力太單薄了。

王：咱們爲什麼不調大軍回來防守呢？

張：來不及了，司令昨天才從黃河南邊騎自行車趕回來，大部份隊伍分散在黃河南岸和東西各戰區，一

時不容易調回來。我們守城的兵力單薄還不要緊，最痛心的就是到今天還有人不聽指揮，更常常引起無謂的磨擦。像四區張敬堯齊耀元這些頑固份子，還勾結清平的偽軍馮二廠皮和馮子修部下衝突。有的新舊勢力互相水火，敵人造間，漢奸再從中挑撥離間，唉！環境太複雜，政治工作也沒有做好。

王：可惜咱們祇有一個范司令。

谷：范司令太仁慈了，我們除奸的工作實在做得不夠。

王：是的，這一次敵人能很快地圍困我們，也是漢奸引的路。

王：漢奸引的路？

谷：漢奸引的路？

張：我們把柳城通東阿，通平陰的公路早就破壞了，在公路上還配置了重兵扼守，那知道漢奸領着敵人從我們防禦力單薄的小路竄過來了。

王：他奶奶，咱老子逮住漢奸非吃他的肉不可。

谷：（就心地）現在我們的情勢怎樣了？教育長。

張：昨天早上九點鐘，敵人佔據了城外東南十八里的村莊在運河岸上和我們民衆自衛團發生了激戰。自衛團武器太差了，血戰兩小時，敵人的騎兵和唐克軍隊突破了運河線，完成了東南，西南的封鎖線。（一陣叮叮零零的自行車鈴聲，從城外傳來）

王：范司令騎自行車回來了。

答：（驚呼）怎麼了？司令回來了。

張：（壯健們的服）不要緊，目前我們在城裏還防守，等外面的隊伍回來我們就可以解圍的。（范司令上，張，王，谷，立正歡迎）

本上，張，王，谷，立正歡迎）

築：（還禮）請稍坐，都光，我們在通河西岸給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殲滅了三百多的敵人。

張：恭賀司令的勝利。

築：別忙，我們的隊伍現在只剩了一百多人，還是叫他們退到城裏來防守吧。

張：好的。（搖軍用電話）喂，你是鄭縣長嗎？司令命令你把隊伍調回城裏來防守，什麼？是的，你也

回來，是，是的。（放下話機）

築：（搖電話）喂，你鄭兄，是幸縣嗎？請呂縣長聽電話，什麼，你就是嗎，我是范築先，呂縣長，

你趕快調一團隊伍來增援柳城，我們內外夾攻，消滅敵人，嗚，是的，趕快聽好。（放下）

築：（又搖）你傳平縣政府嗎？請縣長聽電話，我是范築先，啊，第一排，好，請你快去找他，（對張

）疏散人口，縣軍和文件搬運得怎樣了？

張：老百姓多不肯走，他們說：范司令不走我們也不走，我們誓與范司令共存亡（很多老百姓都參

加做參戰的工事了）縣軍和文件已經開始在搬運。

築：（點頭）好。（聽電話）啊你請平縣縣長嗎？喂，李縣長，你趕快派軍隊調遣人來增援柳城，啊，

什麼？暫時放棄柳城，這不可能，老百姓不肯走，我范築先能走嗎，對了，還是快來增援吧，是的

，內外夾攻滅敵人。

(放下話機)

衆：南門情勢怎麼樣？

張：全縣警察學校學生軍和作戰，由姚主任、蘇雲長在指揮，敵人攻勢相當猛烈。西門由崔慶豐、劉處

長、領運武裝的老百姓在防守。北門由警察局長林金堂率領全城警察在抵抗。

衆：(感嘆地)想不到軍隊擴大到六七萬人，會有今天。五六十次鮮血換來的光榮戰績，將被我親手斷

送，唉！

張：司令，我們並沒有失敗，城市在現代科學化的戰爭上已失去效用。蔣委員長說：「把中國每一個

鄉村都造成一座堡壘，復興中國在廣大的鄉村」。魯西北軍事建設都在鄉村，我們是長期抗戰，持

久戰，我們暫時退出去，因敵人在城內，相機再收復。

衆：我不是死守孤城，効古人：「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愚忠，但是大部份人民沒有退出去，爲了保

護人民，我決定守城和敵人一拚，我願與城偕亡！

(蘇雲長捆汪縣長上，汪穿了商人衣裝)

報告司令，逮捕到替敵人做內應的漢奸一名。

張：你再到各門去巡視一週，把我的意思告訴他們大家。

衆：(向北門的路上)

衆：(走過來看)把頭抬起來，啊，你不是汪縣長嗎？怎麼鬍子也剃掉了，怎麼居然做了漢奸了。

衆：汪大人，饒命吧，我還有給日本人做內應，沒有做漢奸。

你還敢賴嗎？這些地圖，文牒和收日本人的收據，不是證據嗎？（呈給范司令）

（拿地圖文件等）這些都是從什麼地方給弄去的？

（拔出槍對着他）說！

是我派人化了裝，混在破壞公路的隊伍裏給帶去的。

你不是逃到濟南去了嗎？爲什麼又回來替日本人作奸細？

濟南失守的一天，趙專員和我的行李箱子太多，一時搬運不走，就留在城裏被日本俘獲了。我們想

保平安，妥協的順民也不行。日本人要我們再回到此地來替他們做情報和籌備維持會的事，趙專員不

肯被俘了。梁大人，我不能死，我還有那麼多的財產，兩個老婆三個孩子啊，日本人和留了我

的財產和老婆孩子，他們說，拐走了梁大人，給我做聊城縣維持會的會長，他們每月給我十萬塊錢。

實在出處不得已啊，梁大人，日本人逼着我幹的，饒命吧。

姓一個不顧廉恥的東西，十萬塊錢就出賣了你祖宗墳墓，十萬塊錢就出賣了這二十多縣的土地人民

，你說，特務機關有幾處，主持人是誰？

只要梁大人不殺我，我就說。

不殺你！總算我把他拉下去斃了。

我聽我說了，總機關在陽發縣城裏，主持是日本人有一郎化名的李化東。

李化東！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一共有五十個人。

樂：本城有幾處特務機關，李化東現在在什麼地方？

汪：本城有三處，李化東就在城裏。

樂：你把他們的姓名、地址寫出來（遞紙筆給他）

汪：（推過來）快寫！

樂：（寫着）他住哪兒？

汪：（寫着）他住哪兒？

樂：（寫着）他住哪兒？

汪：（寫着）他住哪兒？

樂：（寫着）他住哪兒？

汪：（寫着）他住哪兒？

樂：（寫着）他住哪兒？

汪：（寫着）他住哪兒？

樂：（寫着）他住哪兒？

汪：（寫着）他住哪兒？

樂：（寫着）他住哪兒？

汪：（寫着）他住哪兒？

樂：（寫着）他住哪兒？

蘇：（把王拉開，汪被拖下去）

汪：（一路走，一路喊）饒命吧，梁大人我悔不該呀，我還有老婆孩子，我不能死，日本人害了我，日本人害了我啊！（下去「砰砰」一聲完結了他）

鄭縣長，何芳，農子，梁福現由左上）

鄭：報告司令，全體弟兄都轉移回城了。

梁：把隊伍配置在東南坡的中段防守，你就在那邊指揮。

鄭：是，（行軍禮下）

梁：（對何，現，農）你們去換金同志和王班長的哨（對香，王）好同志們，你們換了班去休息一會兒吧。

谷：司令，我們不要休息，我們不累。

王：司令，廂就是打七天七夜也不累的，他奶奶，東門有陷在，鬼子他不要想進來。

（鄭縣長又上）

鄭：司令，隊伍已經配備好了，下面有各界婦女代表來慰勞城防軍，要見司令。

梁：請她們上來。

鄭：（對左喊）司令請你們上來。（他從左下指揮防軍去）（婦女代表甲乙上，帶着一籃封好了一袋錢的慰勞品）

甲：司令（鞠躬、乙同）諸位將士們，你們爲我們老百姓，日夜不歇地在鎗林彈雨中和敵人抗戰，我們

感激萬分，我們今天僅代表聊城縣的老百姓，不，全中國的人民，向你們英勇的將士們致敬。
全體（還禮）

衆：（摸鬍微笑）不敢當，作戰是我們軍人應盡的天職，沒有什麼值得你們致敬的。

甲：你們在寒風刺骨的城頭上，冒着敵人的砲火，流着你們的熱血，捍衛祖國的疆土，保護全國的人民，拿你們自己的性命，換取民族的生存。這種至高無上的犧牲精神，是值得我們敬愛的。

乙：我們並帶來一點慰勞品，和幾百件棉背心，獻給司令和諸位將士們，略表我們一點兒敬意。

甲：棉背心在城下，請司令派人點收。現在我們來分發慰勞品吧。（和乙把一袋袋麵包點心分給各人）

第一個分給王班長，依次發下去）。

王：（他嘴裏咬着一個麵包，）小姐們，再給我包一，讓咱吃飽了好多殺鬼子——

衆：王班長，不許這樣沒有禮貌。

乙：不要緊的司令，讓他吃飽了好多殺幾個日本鬼子。

（遠遠地有飛機聲，大地漸漸地明亮，東方的太陽上昇，金紅的光芒把國旗射得格外鮮豔）

何：報告司令，敵機來三架有襲城的模樣！（回原崗位）

衆：你們兩位小姐請回去吧，敵人要開始攻擊了，我敬領你們的盛情，請你們把我的謝意轉告給大家。

甲：我們這一來，一方面代表老百姓慰勞你們，一方面我們願意做一點救護傷兵的工作。

衆：唔，（考慮）你們還擔心我是極端享受的，不過這兒太危險了。我希望你們儘可能的，還是早點

：兒離開戰場，孫作無謂犧牲。

甲：不，司令我們不怕死，我們要死也要跟司令和弟兄們死在一塊兒。

乙：是的司令，我們是不願離開你和諸位弟兄的。

衆：你們這種偉大的志願，是中國婦女界的光榮。

（飛機聲更大，盤旋於東郊，）

衆：大家散開，臥倒，準備射擊！（對琨，樹琨，義同這兩位小姐去把城下的棉背心分發給弟兄們，同時請她們參加救護工作。

琨：是，你們兩位跟我一塊兒去吧（領甲乙從左下）

（可雲……軍用電話緊張地擱起）

衆：（接電話）喂，我是呵，你郁光嗎，什麼？南城吃緊，青年學生傷亡了一半噢！姚主任也犧牲了。

郁光、義再調派五十個弟兄來充補，你就在那邊就地指揮，一定要堅守。（放下話機）何芳同志。

何：有，（上前立正）

衆：（用鋼筆寫了一張日記紙遞下給何）你把這個交給張教育長。（又寫道命令）這個交給鄭縣長，請

他調五十個弟兄由你領去城門補充。急行軍跑步去，把范樹琨帶領的救護隊也帶去。

何：（行禮）是（迅速由左下）

（敵機在城外投炸彈，城外有黑煙和火光向天空飛騰。步鎗，擲鎗聲交響）

（大家沉着應戰，）

王：（從左面搬上一挺機槍，谷谷地朝城外射擊）

樂：（握着手鎗指揮作戰並射擊）

（一架飛機盤旋頭頂，農子用手鎗向空射擊）

（左邊的聲音）鄭縣長，你代彩了，你給敵機的機鎗打傷了，你下去吧。「不，我不下去，我還要殺呀，」

樂：（忙走去看鄭，扶他上場）鄭縣長，你受傷了，你下去歇一歇吧。

鄭：司令，我不下去，我不要緊，我左手打壞了還有右手啊，我要替我們的弟兄報仇！我要跟清司令拚到最後的一口氣！

樂：（感動地）鄭縣長，你靜一靜，你的腿也中彈了，還是下去吧。（從軍衣裏掏出兩塊白襯衫替鄭紮左手和腿）

鄭：（懇求）司令，饒了我不要緊，我還有一只手，你再讓我殺幾個鬼子吧！（紮好跑過去，伏城垛上又加入戰鬥。）

農子：（中彈，高叫一聲啊）啊！爸爸，芳兒，我替你們報了仇了（掙扎漸漸倒入左後台死）

樂：（跑過去看看沒氣了，傷心地）好兄弟，好兄弟，你們都先我而去！

蘇：司令，（蘇營長）三處特務機關都破獲了。李化東和五個漢奸都逮住就地鎗斃了。

樂：噫！太遲了。（又作戰，蘇取農民步鎗作戰）。

王：（殺得起勁）好，鬼子，你爬爬吧，你來十個老子打十個，你來一百老子打一百。（把機鎗搬近

號樓朝下打，谷谷谷蠟豆似的叫着，順送你們回東京。

（軍用電話又響了）

樂：（走去接話）什麼？啊！西門被敵人攻破啦？什麼？西大街已發生巷戰，崔處長，劉處長陣亡啦，啊？北城緊急，林局長也陣亡啦，我們要戰到最後一個人，流盡最後一滴血！（慢慢放下話機）

王：（中彈）啊！阿司令……司令……我……我把肥城的鬼子打退了打……打死五……五十多個鬼子

（越說越低聲地）

樂：（悲痛）王班長，王班長，親愛的兄弟。

谷：（走過去擁戴王）好同志，好同志，你，你你你不能死，你是我們最勇敢的戰士！

樂：（慢慢抬起頭，悲壯地）你們都成仁了，你們！

谷：你安靜地長眠吧！王班長，我會替你的任務的。（她去守住崗位堅握機鎗）

（從左面傳出的聲音）「南門失守，南門失守啦，敵人已經衝進城啦！」「什麼？南門已經破了」

「」

蘇：司令，情勢緊急了，爲了將來的勝利，請司令離開聊城吧。北門敵人兵力比較單薄，我保護你從北門衝出去。

谷：司令，情勢危急了，你是魯西北的父親，他們不能缺少你的領導。你衝出去再領大軍來收復失地，

替我們死難的將士同胞們報仇。

築：（沉痛堅決地）不！我不能親眼看着這聊城陷落到敵人的手裏。千千萬萬的弟兄都爲國家，爲民族流盡了他們最後一滴血。我范築先能悄悄兒的溜出去嗎？我還有什麼面再見魯西北的父老兄弟呢？

蘇：（無言）

答：（無言）

築：（把鎗膛裏八顆子彈向城外打了七下，各人又就原位作戰。他左臂中一彈用手遮住傷口，對三人說）

（嘔，我們的子彈完了，你們各自逃命去吧。）

（他的臉上「股正義的光輝」）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抗戰建國勝利萬歲」！

（他把餘剩的一顆子彈向着自己的太陽穴「砰」的一聲，倒地殉國了。）

答：（跑過去跪下）范司令！（痛哭）

蘇：（肅立敬禮）司令！

鄭：（支着鎗，一只腿跪下，咽嚥）司令！

（大家靜默了半分鐘）

蘇：（對國旗行一軍禮，進左面用手鎗向自己太陽穴射擊殉國，觀衆只聽見鎗聲）

鄭：（站起進右邊繼蘇也自殺了）

答：（泣不成聲，慢慢地起立，看看已死的衆人，對國旗致最後敬禮後，忍住哭了，咬緊牙齒，悲壯用刺

刀自殺了。)

(城外有稀落的砲聲，像似憑悼殉國烈士的體魄)

(祇剩一面國旗在牆裏矗立，孤單地飄蕩着)

(一個鬼子持太陽旗從城外爬上，見諸人已死，惡狠狠地哈哈大笑。把國旗拔下，正要換上太陽旗，從左邊打來兩鎗，日兵甲掙扎倒地死在范司令旁)

張郁光上失了軍帽，臉上流着血，握鎗和何芳上)

張：(一只腿跪向范司令)

何：(也跪下)

張：(悲痛)范先生，我接到你的遺書，本希望再見你一面，而現在只能拜跪在你去世後遺容的前面了。你體內的血還是溫熱的，你生前訓練的青年還在激烈奮鬥。

是的，范先生，民族的敗類，漢奸出賣了你，我們前線還有隊伍會來給你報仇的！你安靜地永遠地睡着了。我們沒有棺槨來安葬你，我們只能以你身旁的敵人來祭你。

范先生，你的血溫暖着這聊城，這魯西北的大平原，千萬個不願做奴隸的老百姓，將永遠懷念着，完成你抗敵衛國保家鄉的志願。

郁光接受了你的遺書，誓死爲你的遺囑奮鬥！

范先生，你安靜地等着吧，等我們殺退了敵人，再來安葬你。

(從城外又爬上一個鬼子，他站在城垛上，就給張郁光背部一鎗)

何：（同時轉身給鬼子一鎗，把日兵乙擊落城外。又向城下打一鎗，傳來把張挾坐石案上）

張：（臉色蒼白，喘氣）我：我不成了……你，你到河北……找楊秀琳他們去吧，……他們一定使你們

……健強起來的。（扶著何芳站起，一只手擦著創口，向著南邊的天空）

啊！朋友們，我們永別了……在這血的戰地上……我祝願你的……願你們更加團結！……

……漢奸越多……我們就更應該努力，從敵人，漢奸的魔手裏……奪回我們的河山！（倒地殉國）

何：（肅立哀痛）

（一打的打的，打打的——的打的打的，鎗聲響徹雲天）

何：（不動，昂頭）我們的援軍來了，（跑回城邊，高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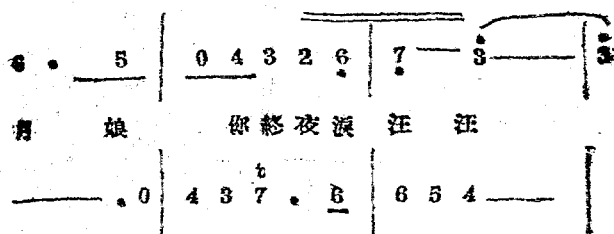
我的隊伍來了！（拾起國旗高舉揮舞）弟兄們！殺啊！

（城外廣大的「殺啊」！「殺啊」！清澈的鎗聲和着衝鋒號聲奏着壯烈的交響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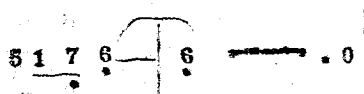
幕落——三幕劇終

E調 抒情曲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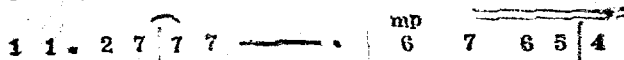
(范樂先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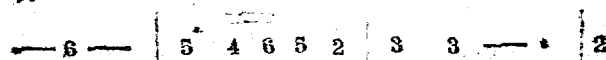
把嫩白的臉蛋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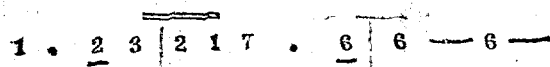
雲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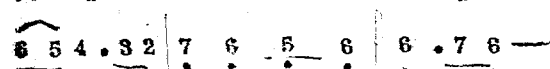
我把一朵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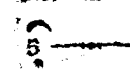
插在妳的墳頭上



世界上還有你親愛的倩



世界上還有你親愛的倩



娘

范 築 先

著 作 人

姚 亞 影

發 行 人

胡 振 文

李 敦 靜

印 刷 者

後方勤務部政治部印刷所

地址：江北適中村十二號

總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機房街二十一號

桂林·昆明·柳州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出版

定價國幣十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八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副本審查證字第參拾柒號

10:00

民